

四月十一日，這一年一度的四社聯歡會在我們領導下舉行，這是傳統習慣，照例是由最高社担起大旗，號令三軍的。

在距離開會前一星期，下着連綿不絕的春雨，使籌備會的大哥們焦急不已，因為遊藝會預算是在露天中舉行的，而遊藝會是「錢路」攔關，如天不做美，不但好事難成，甚且血本無歸也，幸而天公造美，是日也，雖不至天朗氣清，惠風和暢，但前幾天的愁雲滿臉早已消除，而且地面上還感到太陽的一股熱氣。

午間，四社聯歡會的秩序開始，首先是我們社招待曠勵凱三社的鷄尾酒會，瓜菓相酬，老鼠肉三文治與酒，賓主盡歡而散，正在人去樓空之際，何軍樂隊長施施然而來，總務見沒有甚麼孝敬他，結果着他清場善後作算。

酒會既罷，大家都朝着懷士園那邊去，不倏也隨着羣人去趁趁熱鬧，到了那兒，只見有六七個營幕掛張起來，萬國旗飄揚其間，時代歌曲從「米考風」播送到每個人的耳朵裡去，同學們是好湊熱鬧的，你去看個究竟，我也去看個究竟，於是乎生意滔滔，財源滾滾，本社「摩根」

一梁百萬眼見遊藝券一張張的銷去，鈔票一疊疊地進來，笑得眼鏡也幾乎要掉下。讀者諸君，且讓我告訴你，場內的一個精彩人物作爲插曲吧：你道爲什麼要提及他呢？原來這人是我們社「佛氏」

四社聯歡

假如我是禿了頭

——無言——

除非病了一場或是年紀老邁，此外我再找不出其他使我禿頭的原因。假如我真的禿了頭，至低限度已惹了一場大病，長久地躺在床上輾轉或專思，如若因年紀老邁的話，我早已渡過滄海，步過桑田，總之無論如何，我曾經作一度長時間反省或歷遍廣泛空間。

超社轉瞬已歷十二年，在這十二個寒暑中過經多少變遷；遭遇多少艱辛，可是時間在飛逝，環境在輪迴，依目前情形看來，實在令人不敢推想下去，我料不到禿了頭時看到的是什麼？

假如我底判斷沒有錯誤的話，可以說我們正在扮演一齣悲劇。我們常用虛偽底生活來加增悲慘情緒。我們不能否認在我們中間，早已沒有真正友誼存在。互相利用成了明顯的現象。憐憫自私成了生活的骨子。諷刺，取笑成了生活的軀壳。誰敢說這樣生活會有良好結果呢？誰敢說我們會有錦繡前途呢？還有，誰會否認我們不是盡量扮演悲劇中動人悲愴的最高潮呢？長此下去，只有贏得觀眾眼淚來充實空間的體積；博到衆人嘆惜，加增宇宙的共鳴！我實在不敢想像，我更懼怕禿頭，我非立即靜止時間飛逝不可，時間的靜止或可給我們重整生活的機會，化悲劇成爲喜劇。

我沒有遺忘在簡陋的木屋中，燈燈燈火下，外邊風是蕭蕭；我們却熱烈地集會。在茅棚裡，我們扮演「野玫瑰」，在貧乏中更用真誠克服物質的困苦，出版通訊。還有集體拾米的一幕，相信大家還沒有忘記，在嚴寒時，我們在火堆旁煨暖；焚燒着的烈火在我們爐中子閃爍；它把我們意氣毀滅，把我們友誼融和，可是現在竟成殘燼一片，剩下只是死冷的灰燼！我們再聽不到前進的號角，反而消沉在燈紅酒綠中。我反對某君說除「Party」外，我們再找不出更好集會方式。難道我們的友誼要用這方式來發洩或調劑麼？我不相信，我更否認——堅強地否認。某君又云跳舞，看戲，談新裝，取笑是我們生活上最好不過的調劑，這個論調實在使人發笑，使人感到可怖。難道友誼需要物質與虛偽來灌溉麼？目下我們的一羣，是生活在這種氣氛中。我們的友誼簡直脆弱可憐，我們早已養成「今天熱像烈火，明天冷若冰霜」的脾氣。尤其最還有一二年我們便要離開這裡，就是處在如此純潔的環境中還培養不出真正友誼，難道將來在更複雜的環境中我們能互相幫助麼，我有點懷疑！我不相信我禿頭時會看到一幅美麗景象，人類要共生而不能單活，超社的隱現，幻滅與滋長全由我們百來副心臟神經來支持，培育、希望我們紅白的一羣，珍重友誼，此別——讓超社做成一個失了靈魂的行屍。

會雜寫

李 明

家庭中的一位堂兄弟——擦鞋肥仔。那天小佛爺手挽鞋箱，無甚生意，瞥見遠處，游藝場中，人山人海，真夠熱鬧，於是趕上前來查問究竟，原來是集體玩意兒，肥仔一時心癢買了好幾張遊藝券，但是，也許手氣不佳都落了空，余彼得巨市橋蠟燭假細心地告訴他道：「不要再試了，你多擦幾對鞋，也補償不了的！」話猶未了，這邊何思凡連鄉皆中，滿抱獎品而來，請大家吃，却使這小童垂涎不已，幾天後，見肥仔勤於擦鞋，倍於往昔，原來他因那天沒有錢買遊藝券，只有向人借貸，如今却在「以工還債」哩！

晚膳在原定時間後一小時開始，吃罷，或回陸祐，或返爪哇，有的却直奔新中學禮堂而去，筆者也牽着別人衣尾參加。場內紅男綠女，分社而坐，超職兩社居中，勵凱兩社踢左右翼，一聲「逐」！隨着便是「拆拆」！於是乎「小狗跳，貓兒叫」地舞個不停，我在思凡兄之林巴，喀吐吐之探戈，水缸兄之華爾滋等，各有出人之處，正是十八般武藝，件件搬齊，却可憐那隊樂隊在「不許中樂不許停」之條件下，吹得頸紅鬚綠，氣喘如牛，筆者一向慈悲，不忍卒睹，唸句「阿彌陀佛」！俯首合掌而去。

超社在校運

陳炳輝

超社體育，在嶺南保有光榮的既往，由青山至大村，為超社體育的全盛時期，無論球類及各項運動，都會屢獲錦標。自回到康樂後，超社體育，便呈中落狀態，或因各社員畢業期近，忙於功課所致，故對體育方面，未免疏於練習，但有一點值得我們欣慰的，是各社員對體育精神頗有良好表現，凡校內舉辦的各種比賽，本社均踴躍參加，且時有精彩演出，此種對體育努力以赴的精神，深得校內同學之愛戴，師長之嘉許。

本學期復員後第二次全校運動大會，超社本老當益壯精神，一貫以往作風，毅然參加比賽，全部選手，雖祇「老柴」七名，但這七位紅灰旗下的紅白健兒，果然威風凜凜，人人奪得分數回尤以張悅楷，李小覺，陳賓尼，葉保羅四社友皆能作驚人演出，替超社奪得全校競爭最烈之男甲四百接力冠軍，本社光榮，藉此爭回不少。

是校運決賽的一天，天還未亮，體座賓尼兄便親到各房，把正作黃梁高臥的社友和運動員逐個推醒，然後列隊直奔西大球場，參加開幕典禮。約八時許，運動決賽節目開始，第一項目為男甲一百咪決賽，與賽者凡六人，本社佔其三，本來對此，我們驟操勝券，不幸結果葉保羅君以半胸之差，屈居次席。李小覺在最後十咪時仍領第三，但因誤會已達終點，乃却步不前，致不幸落選，誠不值也。其餘本社運動員獲勝者有葉保羅以一公尺七十成績輕取跳高冠軍。至一百一十高欄，則由葉保羅，李小覺，吳瑞，包辦二三四名，二百咪李小覺第二，三級跳劉良藝第三，急行跳遠張悅楷第三，而全場中最精彩者則為男甲四百接力，每年各社對此，必力爭冠軍，此次我社以合作技術良好，勇奪冠軍，實屬難得。此次獲得決賽權者共八隊，各隊實力平均。槍聲一响，本社第一棒張悅楷起步甚佳，力過羣雄，至交棍時小鬼因接棍稍慢，故被別隊稍為趕過，至第三棒之賓尼兄，正是緊張關頭，眼看他連越數關，交與葉保羅時，已趕過各人，一馬當先，保羅氣力充足，鼓其神勇，一路領先，直達終點。

綜計此次超社在校運會所獲分數共卅一分，雖然獲分甚少，但區區七人，平均每人獲四分強，總算差強人意。以後雖然我們在校時間無多，還希望各社友能以不屈不撓之精神，發揚我們以往疆場上威武的傳統！